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国际化办学实践及其历史影响*

王艺儒 肖文超

摘要 一战后,为了援助法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美国民间慈善组织联合美国图书馆协会共同创办了巴黎图书馆学校。作为一所专门的图书馆培训学校,巴黎图书馆学校从创建伊始就在组织运营、师资配备、招生管理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色,并一度成为馆员教育的国际培训中心。巴黎图书馆学校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开展国际化办学的第一次域外尝试,尽管办学时间较短,但其在世界图书馆史上的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巴黎图书馆学校打破了孤立主义思潮对美国图书馆界的束缚,不但为世界多国培养了大量的优秀毕业生,也向欧洲乃至世界成功实践和推广了美国现代图书馆学的技术和理念;另一方面,巴黎图书馆学校通过积极践行文化国际主义精神,深刻影响了国际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轨迹,同时也推动了法国图书馆女性职业教育的发展,为世界图书馆界树立了女性领导力的典范。表1。参考文献32。

关键词 美国图书馆协会 巴黎图书馆学校 孤立主义 国际主义 图书馆教育

Internationalization Practices of the Paris Library School and its Historical Impact

Wang Yiru Xiao Wenchao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 in order to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industry in France, a joint effort between American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and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is Library School. As a specialized library training institution, the Paris Library School demonstrated a distinct internationalization character from its inception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faculty composition, student recruitment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training center for librarianship education. The Paris Library School marked the first attempt by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to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utside its own borders. Despite its relatively short existence, its impact on the history of world librarianship cannot be ignored. On one hand, the Paris Library School broke the constraints of isolationism on the American library field. It not only traine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graduates for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but also successfully practiced and promoted the techniques and concepts of modern American library science in Europe and even global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Paris Library School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international library endeavors through its active pursuit of 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I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ment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for women in French libraries, serving as a model of female leadership in the world library community. 1 tab. 32 refs.

Keywords: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aris Library School; Isolationism; Internationalism; Library Education

一般来说,图书馆学校是指专门从事图书馆职业教育培训的机构,大多数都设立在高等教育中地位较低的学院或者大学里,也被称为“第三

级教育”^[1]。但是在20世纪美国图书馆史上却有一所极其特殊的域外图书馆学校——巴黎图书馆学校,打破了人们对图书馆学校的刻板认知。

* 本文系2021年中原英才计划——中原青年拔尖人才(哲学社会科学与文化艺术类)资助课题“欧美图书馆史”(项目编号:2021-QNBJ-001)、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资助重点课题“欧美文化服务史专题”(项目编号:2021-CX-021)研究成果。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创办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开创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国际化办学的新范式,对一战后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鉴往知来,巴黎图书馆学校的一些国际化办学理念与成功实践仍然值得学习和借鉴。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巴黎图书馆学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仅有几篇论文有所涉及,例如《20世纪20年代巴黎的美国女图书人》一文^[2]简单提到了美国女性对巴黎图书馆学校的贡献,威特^[3]从全球化的角度对巴黎图书馆学校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既有研究对巴黎图书馆学校创办背景的梳理尚显肤浅,没有结合一战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国际形势进行考察,同时对巴黎图书馆学校办学实践以及历史影响缺少系统梳理和深度阐释。本文根据搜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对巴黎图书馆学校创建的过程以及国际化办学特色进行专题梳理,并深度阐释其对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以加深学界对美国图书馆史以及图书馆职业国际化起源的理解和认识。

1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创建及其主要宗旨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建立有着复杂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它的创办契合了一战后美国图书馆协会、法国图书馆界以及美国慈善基金会等多方利益和组织团体的共同诉求。

1.1 战后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转型契合了法国图书馆界对馆员培训的诉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图书馆协会组织实施了战时服务项目,通过向驻扎在美国和欧洲各地的部队分发书籍来支持士兵阅读,这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图书项目。亚瑟·杨(Arthur P. Young)曾予以高度评价,“一战将美国图书馆协会从一个小型的专业机构短暂地变成了一个为数百万士兵提供图书馆服务的社会福利组织”^[4]。一战结束后,美国图书馆协会继续在欧洲国家开展社会福利工作,其使命逐渐从直接支持士兵阅读转向促进欧洲各国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其中,支持欧洲各国创办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校是美国图书馆协会走向国际化事业发展的重大举措。

美国图书馆协会创办图书馆学校的目标同样契合了法国图书馆界对馆员培训和创新阅读服务理念的需求。早在1912年,法国图书馆员协会就感到有必要建立一所图书馆学校^[5]。法国图书馆界普遍认为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免费开放模式是对法国大众图书馆传统的一种突破,响应了所有读者的需求,而不是赋予一部分公众特权的同时损害另一部分公众的利益^[6]。从馆员培训来看,尽管当时法国在培养图书馆员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但主要集中在档案工作、古文物学和目录学方面^[7],缺乏像美国现代公共图书馆那样的管理技术与阅读服务理念。1924年3月28日出版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甚至认为欧洲在文化上领先美国,但美国在制度与理念上领先欧洲国家^[8]。这种认识以及在实践上的差异,使得法国图书馆界非常明确引入美国图书馆教育新方案的必要性。美国图书馆协会助理秘书萨拉·博格尔(Sarah Bogle)指出,法国正逐渐意识到现代图书馆服务的必要性,同时也意识到在各方面都需要一些力量提供必要指导,美国和欧洲之间应该有一些强有力的合作计划,以促进图书馆的发展^[9]。法国的需求与合作不仅对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早期成功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在其随后的发展中有着重要影响。

1.2 战后美国慈善组织对图书馆重建项目的支持

1918年,美国金融家摩根(J. P. Morgan)的女儿安妮·摩根(Anne Morgan)为应对战争给法国人民带来的严重损失,创办了公益慈善组织——美国援建灾后法国委员会(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a Devastated France, ACDF),以支援法国的战后重建工作,这直接为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在ACDF的援助下,法国境内很快涌现出一批支持妇女、儿童和战争难民阅读需求的公共文化机构^[6]。在ACDF确定的众多需求

中,缺乏图书阅读材料是亟须克服的重要难题。ACDF的一份工作报告曾明确指出,“战争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阅读的书籍。成人和儿童的知识生活都处于饥饿状态。图书馆应该被组织起来。”^[10]为了满足和回应法国人民迫切的阅读需求,1919—1923年间,ACDF在法国创办了巴黎美国图书馆等5家图书馆^[11]。此举得到了法国图书馆协会领导层的高度认可,他们也开始模仿ACDF在法国各地建立类似的图书馆。1922年,ACDF援建工作即将结束。图书馆项目负责人杰西·卡尔森(Jesse Carson)担心ACDF离开后其援建的法国图书馆将停止运作,认为除非这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接受过美国图书馆管理方法的训练,否则这些图书馆可能无法正常运转。在法国图书馆协会领导的支持下,卡尔森甚至说服卡内基基金会为6名法国妇女提供奖学金,让她们远赴美国到相关图书馆学校学习^[7]。

除此之外,杰西·卡尔森还计划开展一项为期6周的图书馆培训课程,以便ACDF援建任务结束后法国人可以顺利接手图书馆业务。1923年初,卡尔森获取了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支持并获批了部分战争资金(war funds),以推进这个新的培训项目。这个培训项目就是巴黎图书馆学校的雏形。该项目最初是一个夏季培训班,旨在为少量的法国女性提供管理法国美式公共图书馆的技能培训。最终,培训班收到了97份申请,录取了50人,29人顺利结业。这些学生不仅来自法国,还来自比利时、瑞士、英国和苏联。培训班的成功举办引起了法国图书馆协会和美国图书馆协会领导层的高度重视,美国图书馆协会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所永久性的学校。为培训班讲授课程的萨拉·博格尔对法国馆员支持美国的培训课程感到非常高兴,她敦促美国图书馆协会建立一个学校项目,提供1学年的教学^[2]。1923年7月,日内瓦国际联盟图书馆馆员弗洛伦斯·威尔逊(Florence Wilson)在与安妮·摩根的通信中也说明了该项目的重要性,并强调这是欧洲国家引进美国图书馆技术的重要机会,此举将大大提高欧洲大陆图书馆技术的水平^[12]。

1.3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正式创办及其宗旨

在卡尔森、美国慈善家以及法国图书馆界的共同努力下,1923年10月31日,美国图书馆协会最终克服了孤立主义的影响并通过决议拨付一笔5万美元的战争资金供巴黎图书馆学校办学使用^[5]。事实上,这笔资金由ACDF捐助,主要用于支持在巴黎建立一所图书馆学校,时间从1924年春开始,为期2年。美国图书馆协会要求萨拉·博格尔对计划筹建的巴黎图书馆学校给予指导。可以说,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成功建立得益于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慈善家组织和法国图书馆界的跨界推动和合作。

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要求,图书馆学校选址在巴黎美国图书馆内部,由美国图书馆协会负责管理和资助。巴黎图书馆学校具有明确的办学宗旨:(1)鼓励和引导欧洲学生在图书馆学、目录学和相关学科上进行深入学习,特别是法国附近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学生,比在美国学习更有地理优势;(2)为欧洲学生提供现代图书馆学特别是美国图书馆方法方面的培训;(3)将巴黎图书馆学校定位为图书馆学教育信息中心,推进国际交流与互动^[13]。

1924年,巴黎图书馆学校正式创办后,开始整合各方的资源,启动馆员培训工作,并积极为美国和法国图书馆员之间的跨界合作与交流提供机会。此外,为了进一步支持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日常运转,除了ACDF提供前2年资金之外,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提供第3年的37,500美元资助,条件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再从其他渠道获得2年的资金支持,从而完成5年的示范期。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5年示范期结束后,如果评估效果良好并且能够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将支持其成为常设学校;如果评估效果不符合预期,则希望巴黎图书馆学校被拥有图书馆学院的其他美国大学接管,使其能够成为欧洲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心。这样巴黎图书馆学校作为欧洲图书馆教育中心的永久地位将得到保证^[13]。

2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管理与国际化办学实践

2.1 日常管理、资质认可与资金筹措

在图书馆学校日常管理方面,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决议,萨拉·博格尔负责跟踪指导和监督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整体发展。由于美国图书馆协会不希望萨拉·博格尔全职留在法国,为此博格尔特邀玛丽·帕森斯(Mary Parsons, 1885—1971)成为巴黎图书馆学校的驻地主任。尽管如此,由于萨拉·博格尔在美国图书馆教育方面的领先地位,依旧保留了校长的头衔,每年被派往法国授课1—2次。驻地主任玛丽·帕森斯也是20世纪美国图书馆史上的权威人物,1913年毕业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曾担任新泽西州莫里斯敦公共图书馆馆长,此前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工作了4年。1923年,她在巴黎美国图书馆任助理馆员,1924年成为巴黎图书馆学校的驻地主任。1958年,帕森斯在接受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时提到:“对这份荣誉深感感激……因为它认可了图书馆员这一有趣且经常需要冒险精神的职业。”事实上,帕森斯真正的冒险始于法国,经营巴黎图书馆学校的5年是她职业生涯中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2]。此外,巴黎图书馆名誉馆长、法国图书馆协会前主席欧内斯特·科耶克(Ernest Coyecque)在1924—1927年期间担任巴黎图书馆学校咨询部主任。

在资质认证方面,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建立得到了法国教育部的正式批准,并先后获得了法国图书馆协会、法国图书馆现代委员会(The Comité Français de la Bibliothèque Moderne)以及巴黎美国图书馆等6家图书馆相关专业机构的资质认可^[14]。

在办学资金方面,整体来看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办学经费并不充足^[15],这直接影响了该校长期办学的延续性。学校初期建设资金主要来自ACDF、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并得到美国地方图书馆协会和私人捐赠的支持^[16]。其中,ACDF、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

金会主要提供了前4年的办学资金,1928年6月30日—1929年7月1日的办学资金则由美国图书馆协会继续从战争资金中拨付了7000美元,卡内基基金会捐赠3000美元。同时,接受社会友好捐赠13,197.38美元,其中,半数为美国图书馆协会成员捐赠,充分体现了协会成员对学校办学价值的认可^[17]。

2.2 师资保障与聘用

优秀的师资队伍是提升图书馆学校教学和培训质量的重要保障。巴黎图书馆学校办学期间,博格尔和帕森斯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在5年的办学实践中,巴黎图书馆学校邀请了大量欧美图书馆界的权威人士加盟、参与学校教学以保证教学质量。

一方面,帕森斯与博格尔密切合作从美国引进高素质教师,包括一些杰出的女性教师。约瑟芬·亚当斯·拉斯伯恩(Josephine Adams Rathbone)就是其中之一。她于1931—1932年任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曾领导普拉特学院图书馆学校10多年。拉斯伯恩在一份妇女职业指南中宣称,每个图书馆员都有机会通过宣传图书馆的资源,激发人们对书籍的兴趣,在图书馆内部创造一种文化以及友好和乐于助人的气氛,使图书馆成为社区教育和知识生活的中心^[18]。

图书馆技术服务领域的杰出馆员玛格丽特·曼妮(Margaret Mann, 1873—1960)也曾受邀在巴黎图书馆学校任教。曼妮曾负责匹兹堡卡内基图书馆的编目工作。1918年,她在美国图书馆协会战争服务处援建的营地图书馆工作。1919—1924年,曼妮被哈里森·克拉文聘请到纽约联合工程学会图书馆工作。1924年,萨拉·博格尔特邀请曼妮来到巴黎图书馆学校工作^[19],作为学校的全职教师教授编目课程,其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风格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巴黎的两年里,曼妮不仅蜚声国际图书馆界,而且与图书馆界诸多知名人士建立了深厚友谊。1926年,威廉·华纳·毕晓普(William Warner Bishop)称赞她是世界公认的编目领域最好的权威专家之一^[20]。

另一方面,博格和帕森斯也特别注重法国等欧洲本土师资的引进。欧洲图书馆界的知名人士包括加布里埃尔·亨利奥特(Gabriel Henriot)、多萝西·柯蒂斯(Dorothy Curtis)、弗洛伦斯·威尔逊(Florence Wilson)、尤金·莫雷尔(Eugene Morel)、玛格丽特·法米恩(Marguerite M. Famin)、费尔曼·罗兹(Firmin Roz)以及伊芙琳·瓦特里(Evelyn Wattle)等都被邀请参与教

学工作^[13]。另有10多位著名的法国图书馆员为图书馆学校提供专题讲座和课程指导,内容包括目录学、参考工作等^[3]。随着办学实践的不断深入,法国本土教师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

1928年,为了保证5年示范期达到预期的办学目标,巴黎图书馆学校还特邀了美国图书馆界众多知名人士和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成员参与学校的日常教学活动,邀请名单如表1所示。

表1 巴黎图书馆学校受邀美国教学人员名单^[13]

序号	姓名	单位	主要职位
1	安德鲁·基奥(Andrew Keogh)	耶鲁大学图书馆	馆长
2	弗雷德里克·P·凯佩尔(Frederick P. Keppel)	卡内基公司	总裁
3	赫伯特·普特南(Herbert Putnam)	美国国会图书馆	馆长
4	约瑟芬·A·拉斯伯恩(Josephine A. Rathbone)	普拉特学院图书馆学院	副院长
5	卡尔·B·罗登(Carl B. Roden)	芝加哥公共图书馆	美国图书馆协会会长
6	威廉·F·罗素(William F. Russell)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院长,美国图书馆协会教育顾问
7	亚当·斯特罗姆(Adam Strohm)	底特律市公共图书馆	馆长,底特律图书馆教育委员会主席
8	查尔斯·威廉姆森(Charles C. Williamson)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馆长,兼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院长
9	乔治·沃克斯(George A. Works)	芝加哥大学研究生图书馆学院	院长
10	毕晓普(W. W. Bishop)	密歇根大学	美国图书馆协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

截止到1928年,巴黎图书馆学校教师的国籍增加到12个^[21]。多国籍的师资队伍既可以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也有助于促进各国图书馆界之间的知识交流和文化理解,为图书馆员职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空间。

2.3 招生管理与奖学金设置

由于每年申请入学的学员人数众多,巴黎图书馆学校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选拔和录取程序。纵观巴黎图书馆学校5年的招生经历,其招生机制具有三大特点^[3]:第一,考试招生。学校招生考试一年分2次进行,分别在当年的7月和10

月,约有一半的申请者被录取。第二,招生有明确导向。图书馆学校在招生时,主要倾向于招收不同程度的大学预科生和拥有图书馆工作经验的学生。第三,国际化招生。在学校建立之初,咨询部主任欧内斯特·科耶克认为这所学校主要是为法国学生服务的,并利用自己在塞纳州的职务便利资助在法国各地印刷和邮寄学校的宣传材料。但是随着学校的发展,开放式的国际化招生模式开始实行。学校招生小组不仅录取法国本土的学生,还预留了一定的名额给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申请者。《美国图书馆协会公报》(*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显示,截至 1927 年 12 月,巴黎图书馆学校培训了来自 19 个国家的 164 名学生。1928 年的招生人数又增加了 20 名,国籍数达到 23 个^[22]。这些国家主要包括美国、奥地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丹麦、荷兰、英国、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立陶宛、挪威、巴勒斯坦、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暹罗、瑞典、瑞士、土耳其、南斯拉夫等,真正突破了招生层面的国籍限制^[21]。

此外,为了吸引高素质的学生,鼓励学生们在学业上不断进取,学校还设置了奖学金。但是,由于办学经费紧张,学校初期设立的奖学金主要依靠社会捐助。捐赠机构和个人主要包括美国印第安纳图书馆协会和印第安纳图书馆受托人协会^[23]、戴克(A. M. Dike)夫人、海外图书馆馆员、圣路易斯图书馆学院校友会以及学校自己的校友协会^[21]。以 1924 年为例,印第安纳图书馆协会以及印第安纳图书馆受托人协会捐赠 500 美元,海外图书馆馆员为暑期学校提供了 50 美元的奖学金,巴黎图书馆学校的美国女校友们提供了 1000 美元^[5]。

2.4 课程设置与教学特色

建校伊始,美国图书馆界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希望以传教士般的热忱向欧洲输出美国图书馆协会所认可的图书馆管理方法^[3],学校课程设置基本以美国图书馆学校的相关课程为样本,并设立了暑期、冬季以及夜间三种课程类型,以满足学员的不同需求。巴黎图书馆学校课程主要突出三大教学特色:第一,理论课程与实践教学密切结合,双轨推进。第二,注重欧洲本土尤其是法国图书馆知识的融入。学校课程是根据法国教育委员会关于一年制图书馆学校的建议制定的,授课主题和方法适应欧洲情况。萨拉·博格和帕森斯都意识到尊重法国长期以来的做法是很重要的。帕森斯甚至在法国档案培训学校学习相关课程,以便更好地理解法国的图书馆管理方法。第三,强调分类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背景进行分类指导是巴黎图书馆学校教学的

重要理念。图书馆学校对拥有法语业士文凭或同等学位的学生提供系统专业的图书馆方法培训,而对在职的图书馆员以及社会工作者、书记员、教师等则教授一些现代图书馆技术与服务理念。

在理论课程方面,巴黎图书馆学校开设的核心课程包括图书馆组织的重要原理和技术方法。学校也反复强调理论课程教学的目的不是教授学生美国图书馆所使用的细节知识,而是训练学生系统掌握图书馆体系中共同的基本原则,养成进行批判性比较和选择合适方法的习惯和能力。学校开设的专业课程主要包括分类与编目、图书史以及图书馆组织与管理等。

分类与编目课程主要由美国著名编目学家玛格丽特·曼妮担任主讲,整个教学过程以小组专题教学形式进行。分类、编目和其他技术科目的课程内容包括从图书离开采购部门到准备上架以及供读者使用期间进行的技术处理,主要以杜威分类法、法语分类法为基础,并将布鲁内分类法、布鲁塞尔分类法、卡特分类法、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指导学生制作词典和分类目录。1926 年,日内瓦国际联盟图书馆馆员弗洛伦斯·威尔逊也教授过这门课程,讲授她在编目和教学方面的经验,并分享她在欧洲图书馆分类与编目领域掌握的丰富信息^[21]。

图书史课程由法国图书馆协会主席加布里埃尔·亨里奥特教授担任主讲。该课程主要讲授图书的撰写、印刷、插图、装帧以及古代图书馆发展至今的历史,并涉及现代图书制作过程和图书贸易等问题。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理论内容之外,这门课程也要求具备一定的实践属性,亨里奥特曾带领学生参观图书馆、铸字厂、造纸厂、插图画家的工作室以及巴黎一些专门的图书机构,来完成观摩教学。亨里奥特还要求学生了解手稿来源、参考书目、城市和官方出版物等。同时,他还与学生们系统讨论了各类图书馆的选书问题。教授学生编制书目和目录,进而解决参考和研究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国际学生小组在亨里奥特的指导下,同国际学院联合会(Union Internationale des Académies)合作编写了

参考目录并由该联合会出版^[22]。

图书馆组织与管理课程要求学生熟悉不同类型图书馆的指导原则、组织机构和基本的、实际的日常工作,并向学生展示其他两门课程涉及的工作与一般管理之间的关系。本门课程主要由学校聘请来自不同国家的客座讲师进行专题讲座,人员并不固定。其中,涉及儿童、学校合作的课程主要由毕业于匹兹堡卡内基图书馆学校的玛格丽特·法米恩担任主讲,咨询部主任欧内斯特·科耶克向选定的一批学生教授古生物学,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尤金·莫雷尔先生讲授图书馆文献课程,国立大学办公室的费尔曼·罗兹主讲儿童图书工作^[24]。

巴黎图书馆学校非常重视实践教学,并得到法国各类图书馆的大力支持。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罗兰·马赛尔(Roland Marcel)要求图书馆为所有在校法国学生的实习提供便利,甚至连教皇皮乌斯(Pius)十一世都批准了巴黎红衣大主教杜布瓦(Dubois)为巴黎图书馆学校提出的申请,即天主教学院和机构要接收其毕业生为图书馆员^[14]。此外,巴黎美国图书馆、贝尔维尔图书馆(Belleville Library)等都为学生的实习提供了重要场地。

2.5 同行帮扶与业内评价

巴黎图书馆学校建设初期面临各种困难,受到了美国业内同行的大力支持。为支持学校创建一个国际化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及时赠送了最新出版的馆藏图书目录和一些图书馆经济方面的图书文献^[21]。美国图书馆协会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出版物,并随时提供最新的出版物。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办学模式和成效也受到了业内同行与知名人士的广泛赞誉。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赫伯特·普特南博士在第一次参观该校后表示:“在视察了这里的图书馆学校后,我对它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它在示范和人员培养方面不仅对欧洲很重要,而且对美国也很重要。我们将在华盛顿借鉴它的经

验。”^[13]迈伦·T·赫里克(Myron T. Herrick)大使也表达了高度认可,“巴黎图书馆学校已经证明了它对美国和欧洲特别是法国的重要性。我觉得它的继续存在将对改善国际理解和友好关系做出重要贡献。”^[13]巴黎红衣大主教杜布瓦也认为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教学成绩非常优秀,并建议将这些方法运用到天主教图书馆中^[13]。

3 巴黎图书馆学校对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历史影响

1929年,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巴黎图书馆学校终因办学经费不足而被迫停办。尽管办学时间仅为短短5年,但是其对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国际化乃至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不容忽视。

3.1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创办打破了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的束缚,开启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国际化办学的首次尝试

一战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盛行,图书馆事业同样难以脱离其影响。孤立主义者认为美国图书馆协会应顺应形势,专注于国内图书馆事业的持续发展。以纽约公共图书馆馆长埃德温·安德森(Edwin H. Anderson)为代表的许多美国图书馆协会成员都认为巴黎图书馆学校终将是一个失败的项目,他们反对将美国的大量资源投入国外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认为这将削弱美国图书馆协会专注于重大新举措的能力^[3]。1927年,美国图书馆协会领导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甚至被孤立主义者贴上“反美”的标签。这种对图书馆国际业务发展缺乏热情的表现,充分反映了美国图书馆界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情绪。

与此同时,新兴国际组织在一战后空前活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其他倡导文化国际主义的慈善家们则提倡国际主义,并扶持国际非政府组织促进和平的项目。同时,图书馆员和图书馆组织则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化力量的积极参与者。早在1915年,乔治·鲍尔曼(George Bowerman)在美国图书馆协会会议上就强调图书馆在

促进和平运动和宣传方面的重要作用。鲍尔曼主张图书馆应更积极地通过馆藏建设、社会教育、建立国际关系来促进和平与国际主义发展^[25]。美国图书馆协会执行秘书查尔斯·米拉姆(Charles Milam)则认为建立巴黎图书馆学校将有助于美国图书馆协会向世界推广美国图书馆管理模式,同时有助于美国图书馆员从欧洲经验中获益,促进行业内的国际合作^[3]。

在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思潮不断碰撞的社会环境下,美国图书馆协会最终决定打破孤立主义思潮的束缚,顺应时代潮流追求国际化进程,集中精力输出美国图书馆技术与理念并建立一个国际化职业网络,巴黎图书馆学校因此得建。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成立恰逢世界图书馆培训项目发展的试验和扩张时期,事实上引领了全球图书馆培训的时代潮流。图书馆史专家玛丽·尼尔斯·马斯克(Mary Niles Maack)认为巴黎图书馆学校正逢图书馆教育的扩大和实验阶段,是图书馆教育的“传教阶段”^[26]。据统计,从1916年到1926年,世界各地至少建立了13所新的图书馆学校,分布在西欧、东欧、印度、中国、日本、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家^[3]。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创建不仅突破了孤立主义对美国图书馆事业国际化的束缚,标志着美国图书馆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伟大肇始,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图书馆职业教育的未来发展格局。

3.2 巴黎图书馆学校培养了大量的优秀毕业生,为全球推广美国现代图书馆技术与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培养优秀毕业生是巴黎图书馆学校最主要的办学目标之一,最终也成为其办学期间最卓越的成绩之一。巴黎图书馆学校办学期间为包括法国在内的23个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毕业生。截止到1928年,以美国图书馆技术与理念为主同时融合法国本土图书馆理论的巴黎图书馆学校,为世界各国培养了184名优秀毕业生。其中,在法国本地工作的有103名,他们基本都在法国图书馆系统中担任重要职位,工作单位涉及巴黎国

际商会图书馆、巴黎红十字会国际联盟图书馆、马恩河畔夏龙市立图书馆等,涉及的职位包括流通馆员、图书馆行政管理人员、分类与编目员、助理馆长以及参考馆员等。当然,也有个别毕业生独立开设图书馆。法国毕业生卡罗琳·格里菲思(Caroline Griffiths)开设的名为“快乐时光”(L'Heure Jyeuse)的美式儿童图书馆^[27],被公认为法国公共图书馆儿童服务的典范^[28]。

巴黎图书馆学校培养的优秀毕业生受到很多机构和单位的欢迎,并获得高度认可。一名法国督学向法国公共教育部长提交了一份报告,用很大篇幅讨论学校图书馆,并对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质量给予高度评价^[21]。1927年,美国一些图书馆公开呼吁并欢迎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毕业生到美国承担一些重要的专业技术工作。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普特南、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毕晓普博士和许多其他业内人士也强调美国图书馆同样需要受过训练、具有欧洲教育背景的优秀图书馆员。甚至一些欧洲、亚洲的图书馆和教育部门都向巴黎图书馆学校提出了培训申请^[21]。博格尔曾告诉媒体,“美国及其培养的馆员们已经清理了法国图书馆书籍的灰尘,并教会了这个国家图书馆服务的意义。”^[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毕业生玛格丽特·格鲁尼(Marguerite Gruny),她不仅为年轻一代树立了儿童图书馆工作的榜样,还将美国图书馆管理的理念融入到1945—1975年间法国公共图书馆改革之中^[2]。总之,在5年的办学实践中,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影响力辐射欧美大多数国家,其优秀的毕业生们也将美国先进的现代图书馆技术和理念继承和传播开来^[29],不仅推动了现代欧洲国家图书馆管理和服务的进步,而且也为此为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全球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3.3 巴黎图书馆学校积极推动国际化进程,践行文化国际主义精神,深刻影响了国际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轨迹

20世纪20年代,当美国孤立主义的喧嚣蔓延政坛和非政府组织之时,巴黎图书馆学校正在逆流而上,着力避免卷入美国图书馆协会内部问

题,加速推进国际化进程。到1927年,巴黎图书馆学校吸引的申请者数量超出其教学容量,其毕业生被安置在法国和欧洲各地的职位上。这所学校已经完全从一个以法国为中心的区域培训中心转变为一个国际图书馆教育中心。它不仅是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域外代理人,而且成为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开展国际事务的安全港湾和重要窗口。同时,巴黎图书馆学校也承载着法国图书馆的发展计划,是一个试图在国家权力结构之外培育一种新兴组织结构的地方,代表着图书馆职业的国际化导向^[3]。

作为国际图书馆工作中一个重要的思想交流和信息咨询中心,巴黎图书馆学校也充分满足了社会团体、国际组织日益增长的合作需求。帕森斯等图书馆员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既在适应,又在推动着驱动知识生产的新通信和技术范式。这个网络中的图书馆员转向文化国际主义理念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以支持知识生产和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努力满足更广泛社会对信息共享和文化交流的需求^[30]。作为这个知识生产网络的重要枢纽,巴黎图书馆学校与地方图书馆、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图书馆机构以及国际组织合作的机会也增加了。法国和其他国家不断向学校提出图书馆技术资料获取以及咨询请求。巴黎图书馆学校的老师们曾向巴黎两所职业学校讲授图书馆工作,她们也与来自受灾地区的图书馆员开展圆桌会议以解决专业问题。以色列犹太国家和大学图书馆(现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在规划图书馆学校时也主动向学校征求意见,并向学校借阅书籍、小册子和课程大纲,作为开办图书馆学校的参照。同时,犹太国家和大学图书馆馆长计划每年派遣一名或多名员工到巴黎图书馆学校接受培训,并要求每个担任领导职位的人员持有学位证书^[21]。弗洛伦斯·威尔逊则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委托到中欧、亚洲和非洲访问,以增进与这些地区图书馆在资源和实践方面的交流,并吸引这些地区的学生到巴黎图书馆学校学习。另外,巴黎图书馆学校也通过接待访问来加强交流,在1927年10月的前两个星期,来巴

黎图书馆学校的访客中有海牙和平宫的图书管理员、布达佩斯大学图书馆馆长、瑞典皇家图书馆馆长、底特律公共图书馆馆长、波兰洛迪公共图书馆馆长、莫斯科国立图书馆馆长、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律图书馆馆长、哥本哈根中央公共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和日内瓦国际联盟图书馆图书管理员等。在接待各地访客的同时,巴黎图书馆学校也了解了世界不同地方图书馆的发展情况。

此外,巴黎图书馆学校日益高涨的国际主义精神也开始影响国际图书馆界,甚至直接影响了国际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轨迹。1926年6月,国际图书馆员大会在布拉格召开。会上帕森斯发表了聚焦图书馆职业国际化发展、将图书馆工作和科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视野的精彩演讲^[3]。布鲁塞尔国际书目研究所、苏黎世书目委员会、日内瓦国际联盟图书馆、巴黎美国图书馆国际关系部以及新近成立的国际知识分子合作研究所都指出了在研究工作中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价值,帕森斯强调图书馆职业在图书馆活动和交流中要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亨里奥特也代表巴黎图书馆学校向美国图书馆协会提出动议,即在此次国际图书馆员大会上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组织^[22]。事实上,这项动议直接为1927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IFLA)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巴黎图书馆学校及其教员们在国际图书馆界的一系列活动中呈现出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并且代表着该专业日益增长的国际主义理想。同时,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国际活动也推动了国际图书馆组织的建立,并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图书馆的合作与交流网络^[30]。时任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查尔斯·贝尔登(C. F. D Belden)甚至宣称“巴黎图书馆学校是美国图书馆界为推动国际合作做出的最积极有效的贡献之一”^[31]。

3.4 巴黎图书馆学校不仅推动了法国图书馆女性职业教育的发展,而且为图书馆界树立了女性领导力的成功典范

巴黎图书馆学校不仅直接推动了法国现代

图书馆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深刻影响了在巴黎图书馆学校学习的第一代法国女图书馆员。巴黎图书馆学校对法国女性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为法国女性开辟了新的职业渠道。20世纪20年代,由于在战争中失去了大量的男性,妇女进入了许多以前对她们关闭的职业。以图书馆为例,一战前法国图书馆约80%的职位由男性担任。巴黎图书馆学校与开创现代图书馆运动的法国专业人士密切合作,通过推动对法国女性馆员的培训,进而推广了一种以读者为中心、以女性馆员为主体的图书馆工作新模式。在整个办学期间,巴黎图书馆学校积极招募和培训女性馆员,传授美式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服务方法和管理理念。可以说,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图书馆学教育不仅使法国女性接触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公共图书馆工作新思想,而且使她们对女性馆员这一新角色有了充分的理解和认识。

其次,巴黎图书馆学校为法国图书馆界树立了女性领导力的典范。纵观20世纪20年代,由于女性刚刚开始进入图书馆职业领域,法国国内尚没有女性担任类似于美国公共图书馆馆长的职务,当时大多数机构的主要领导职位都由男性担任^[2]。相比之下,巴黎图书馆学校的主管人员博格爾和帕森斯却是两位充满活力的职业女性。她们不仅具有优秀的图书馆业务素养,也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组织和运营了巴黎图书馆学校,进而为法国图书馆界树立了女性领导力的成功典范。这不仅在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是罕见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凤毛麟角。

4 结语

20世纪初,美国现代图书馆事业正处于全面上升时期,一战的爆发给美国图书馆协会参与海外事务提供了机会。美国图书馆战时委员会的成立不仅支援了美国军队的图书阅读需求,同时客观上也带动了美国海外驻军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战后,美国的海外图书馆事业面临众

多的束缚和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内部存在孤立主义舆论。在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美国图书馆协会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在图书馆服务方面,世界各国都期望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并与其建立合作关系,公共图书馆服务已被视为促进国际理解和跨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窗口。为了实现其全球抱负,美国图书馆协会对巴黎图书馆学校的目标从以输出美国图书馆管理模式为重点的国际主义,转向将其视为国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部分。

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创办不仅适应了一战后复杂的国际政治与社会环境,而且也是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和践行文化国际主义精神而做出的睿智抉择,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开启国际化办学的第一次冒险探索。从办学实践和成效来看,巴黎图书馆学校无疑是世界图书馆域外办学的成功典范,其办学功绩必将名垂史册。从招生管理、师资保障到跨国合作,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国际化特色越来越明显,其自身也从一个为法国本土培训馆员的学校逐渐转变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培训和文化交流中心。此外,巴黎图书馆学校也因其卓越的办学成绩获得业内的高度认可,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毕业生在不同国家的工作岗位上扮演非正式和平大使的角色。

尽管巴黎图书馆学校于1929年停办,但它培养和传播起来的“世界图书馆意识”依然对国际图书馆事业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它积极倡导的文化国际主义精神及构建的全球职业网络仍在国际图书馆事业中持续发挥影响。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这个永久性国际组织的成立正是得益于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亨里奥特和他的同事们的远见卓识^[32]。在随后几十年中,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承继了巴黎图书馆学校的文化国际主义精神,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进行合作,为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综上所述,20世纪初期巴黎图书馆学校的创办及其国际化办学实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巴黎图书馆学校不仅是美国图书馆界抵制孤立主

义思潮的参与者,也是文化国际主义精神的积极践行者,更是美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代表。诚如威特所言,“在跨国空间中通过图书馆推广国际主义理想,使巴黎图书馆学校处于文化国际主义的前沿。这种文化国际主义培养的新的国际参与和合作形式,时至今日仍在持续,并主导着这个全球化时代的话语。”^[3]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加强对巴黎图书馆学校办学实践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充分理解其国际化办学的特色和经验,更有助于透视美国域外图书馆学教育和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 1 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科教处.世界图书馆事业资料汇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279.
- 2 M N. Maack. American Bookwomen in Paris during the 1920s[J]. Libraries & Culture, 2005, 40(3):399-415.
- 3 Witt S. Merchants of light: The Paris Library Schoo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a profession[J]. The Library Quarterly, 2013, 83(2):131-151.
- 4 Arthur P. Young. Books for Sammies: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World War I[M]. Pittsburgh: Beta Phi Mu, 1981:93.
- 5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The Paris Library School[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24, 18(3):107-109.
- 6 Martine Poulain. Philanthropy, benefaction, and libraries in France, 1916-1929[J]. Libraries & Culture, 1996, 31(2):447-465.
- 7 Gardner R K.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in France: an historical survey[D]. Cleveland, Ohio: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1968:182.
- 8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EB/OL]. [2022-11-20]. <https://www.proquest.com/hnpchristiansciencemonitor>.
- 9 Letter from Sarah Bogle to Carl Milam, June 26, 1923[A]. ALA Archives, Paris Library School File, 1923-1929, Box 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Urbana.
- 10 Summarized Statement of the work of 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Devastated France, Inc. [A]. ALA Archives, Paris Library School File, March 31, 1924, Box 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Urbana.
- 11 S. O. Thompson. The American Library in Paris: 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merican Library Movement[J].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64, 34(2):179-190.
- 12 Letter from Florence Wilson to Anne Morgan, July 31, 1923[A]. ALA Archives, Paris Library School, 1923-1929, Box 1, American Committee for Devastated Fran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Urbana, IL.
- 13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The Paris Library School and the American Library in Paris[EB/OL]. [2023-05-10]. <https://alair.ala.org/bitstream/handle/11213/11015/Paris%20Library%20School%20and%20ALP.pdf?sequence=1&isAllowed=y>.
- 14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The Paris Library School[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25, 19(6):A8.
- 15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The Paris Library School[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28, 22(5):74-75.
- 16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The Paris Library School[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27, 21(6):90-91.
- 17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The Paris Library School[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28, 22(7):249-254.
- 18 Agnes F. Perkins. Vocations for the trained woman: opportunities other than teaching[M]. New York: Green and Company, 1910:216.

- 19 肖文超.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家玛格丽特·曼妮思想与实践探析[J].图书馆建设,2020(4):105-111.
- 20 Bohdan S. Wynar. Dictionary of American Library Biography [M]. Littleton: Libraries Unlimited,1978:341.
- 21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aris Library School [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27,21(12):765-771.
- 22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aris Library School [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28,22(6):116-118.
- 23 Mary Parsons. Scholarship for Paris Library School [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25,7(7):195-196.
- 24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aris Library School [J]. School and Society,1924,20(505):281-282.
- 25 R. Litwin. Library Daylight: Tracings of Modern Librarianship,1874-1922[M]. MN:Library Juice, 2006:173-180.
- 26 M. N. Maack. Women in library education; down the up staircase [J]. Library Trends, 1986, 34(3):401-432.
- 27 The American Library in Paris. Paris Library School closes but remains influential[EB/OL]. [2023-05-11]. <https://americanlibraryinparis.org/timeline/paris-library-school-closes-but-remains-influential>.
- 28 M. N. Maack. L'Heure Joyeuse, the first children's library in france; its contribution to a new paradigm for public libraries [J].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3, 63(3):257-281.
- 29 Chapuis Audrey. The American library in paris; an unlikely library marks 100 years of service [J]. IdeAs. Idées d'Amérique, 2021, 17(1):4.
- 30 S. Witt. Agents of change: 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librarianship and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J]. Library Trends, 2014, 62(3):504-518.
- 31 C. F. D. Belden. Library service in an understanding world [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28, 22(9):337-346.
- 32 Malek R. On the origi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Librarians (IFLA) [J]. Libri, 1970, 20(3):222-224.

(王艺儒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
2022级博士研究生,肖文超 教授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郑州大学博士后)

收稿日期:2022-11-15

商务部等 13 部门办公厅(室)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2023年7月11日,商务部等13部门办公厅(室)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其中提到“要强化政策保障,鼓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娱乐健身等场所适当延长开放时间,提高设施使用率”。

资料来源

商务部等13部门办公厅(室)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R/OL]. [2023-07-3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7/content_6891466.htm.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提供)